

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别墅区发生了一件惊天血案，一对与世无争的“闻”姓公婆被害，家中巨额财产被盗。其中有一件价值连城的翡翠如意，据传是晚清末年大内的珍品。

大/江/湖/系/列

# 逃犯

江公/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人民出版社

大/江/湖/系/列

# 逃犯

江公/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大江湖系列之逃犯 / 江公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5.6

ISBN 978-7-201-09235-5

I. ①大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5709号

## 大江湖系列之逃犯

---

著 者: 江 公

出 版 人: 黄 沛

责任编辑: 刘子伯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6开 印张: 17 字数: 250 千

印 刷: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1-09235-5

定 价: 32.80 元

---

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 300051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邮箱: 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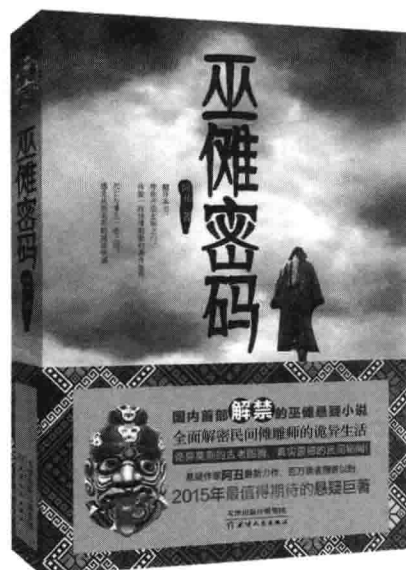
夜行社

夜行社

夜行社

购买时请认准书脊以及封面左上角的夜行社logo

万银阁旗下子品牌【夜行社】以刑侦、推理、悬疑等作品为主。有场面惊悚、故事曲折的刑侦推理；诡谲多变、扑朔迷离的校园诡案；奇想天动、引人入胜的暗黑科幻。夜行社由真正热爱刑侦、悬疑、推理的精英团队打造，突破以往尺度限制，给读者带来一场真正的阅读风暴！



## 全面解密民间傩雕师的诡异生活 国内首部解禁的巫傩悬疑小说 诡异莫测的古老图腾 真实震撼的民间秘闻

悬疑惊悚品牌“子不语”年中巨献！

### 作者简介

阿丑，本名谢必来，悬疑小说作者，已出版《神秘家族》、《冷枪》、《第N重空间》、《骨雕美人》等十多部小说，作品曾在《西海都市报》等报刊连载，亦有部分作品出版繁体版。

### 内容简介

最终封面以上市封面为准

寒一川自幼跟着“傩雕师”奚灵石生活，他是奚灵石唯一的弟子，奚灵石自幼供奉着由“夏祖灵根”雕刻而成的“本命猴”，“本命猴”与奚灵石生死相连。

寒一川跟着奚灵石去替人看病的时候，奚灵石发现自己供奉的“本命猴”被人偷走了。本命猴被盗，危及自己的性命。寒一川为了救师父和神秘女子蓝灵珠决定一起去把被盗的“本命猴”寻回来。

途中，寒一川和蓝灵珠遇到了各种想要自己性命的人，各种不可知的危险，他们远赴西南，了解傩雕师的起源与来历，通过重重的线索去找寻师父。

最终，寒一川找到了自己的师父奚灵石，但发现这都是师父设的局，这里面究竟有怎样一个惊天的秘密？面对亲情与生死，他会如何抉择？

# 逃犯

## 目 录

- 第一章 鬼 楼 \ 1
- 第二章 6·16案件 \ 18
- 第三章 翡翠如意 \ 34
- 第四章 生死瞬间 \ 51
- 第五章 父 亲 \ 68
- 第六章 节外生枝 \ 85
- 第七章 运筹帷幄 \ 101
- 第八章 机关算尽 \ 118
- 第九章 午夜铃声 \ 135
- 第十章 敲山震虎 \ 150
- 第十一章 法不可欺 \ 167
- 第十二章 罪无可恕 \ 184
- 第十三章 “迷影”觅踪 \ 201
- 第十四章 善恶倒头 \ 218
- 第十五章 人世常情 \ 235
- 第十六章 法律无情 \ 252

## 第一章 鬼 楼

1

“有时间吗？”

“有啊！”

“晚间5点30分，老地方。”

像清凉的小溪滚过心头，尤其是在这骄阳似火的盛夏，这种感觉好极了！

鲁军合上他的摩托罗拉手机，圆圆的脸庞上现出两个酒窝。有酒窝的男人不多，他是其中一个，而且酒量惊人。但这是一个秘密，没有人知道他懂酒，而且善酒。虽然，他是这座名声远播的大南国海鲜城的老板。虽然，这里名酒、好酒如大厅水柜里的水源源不绝。

同样，他尽管有千万资产，可他在晚间5点之后开出的车仅是一辆普通的本田奥德赛。他开着这台车驶出他的“大南国”，沿着开发区的五一大道挤进奔涌的车流。立刻，闪亮的奥德赛被迅速开来的宝马、奔驰、凌志、甚至还有兰博基尼淹没得无影无踪。

他喜欢这样，喜欢让自己淹没在这红尘之中。可是没有想到，连大市晚报记者傅晓梅仍然能拨开这滚滚红尘，像挖到黄金一样将他生生地挖出来并搞到手。

当然，他的确是块黄金。

下午5点30分，五一广场对面的女神酒店的大钟刚刚指向此刻，鲁军的奥德赛如一条硕大的游鱼游出了如潮的车流，进入了酒店前方的停车场。

女神，楼如其名！漂亮、大方，亭亭玉立。面对五一广场，圆形的屋顶带着一根避雷针般的天线像女神头上的小帽。闪亮的大理石罩面，海蓝色的玻璃窗像女神娇嫩的皮肤和深沉的眸子。漂亮的大楼、漂亮的酒店，更主要的是一楼大厅的门前站着一位漂亮的姑娘。如果说女神，那么，这位姑娘就是鲁军心目中当然的女神了。

看到鲁军下车，傅晓梅像蝴蝶一样飞下台阶扑到他的眼前。二话没说，晓梅上前就挽住了鲁军的胳膊。下班了，晓梅没穿她的职业装。一件袒胸露背的连衣裙，一双白色高跟皮凉鞋，晚风吹动披肩的长发，美女在夕阳下同样婀娜而动人。

这一刻，鲁军的心中像金色的夕阳照亮了胸膛一样，每一个角落都是温暖与灿烂。

真累啊！一个男人，那么大的产业！他的大南国海鲜城已经是连大市的一个连锁企业，有的区还有他的分店。每天，他都忙得焦头烂额。可现在，傅晓梅的玉腕挽住了他的手臂，俏脸上花儿一般的笑容让他所有的焦虑都烟消云散。突然之间他感到，爱情真是一杯浓郁的

# 逃犯

酒，一杯香醇的茶，一杯浓郁而香醇的咖啡，让他身心的疲惫顷刻间化为了乌有。

两个人挽着手走进了“女神”的餐饮大厅，大厅里已经有了80%的上座率。服务小姐非常有礼貌地鞠躬问好，并伸出手来，将他们引到一个靠窗的座上。

晓梅伸手抓过菜单爽快地说道：“鲁大老板，今天晓梅请客！一个羊排，一个冰雪三明治，两杯黑啤酒。”

“啪！”的一声，话音落下的同时装潢精美的菜单被晓梅扔回给服务员。服务员手中拿着一个电子记录器，可她的键盘还没来得及按下，客人的菜已经点完了。鲁军看着得意扬扬的晓梅笑了，他喜欢晓梅这个样子，从来不拖泥带水，说话办事像夏日里的脆皮冰淇淋，又脆又爽。

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餐厅，傅晓梅点的菜也是冰火两重天。鲁军什么也没说，微笑着任晓梅去折腾，他掏出一根中华烟来叼在嘴上。突然，晓梅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从他的嘴角抽掉了那棵烟。这动作太突然了，鲁军激灵中也是一个后撤。可这椅子是固定的，他遇到了顽强的阻力。只见他向侧一翻如一个杂技演员般轻轻落到了小小的空间之外。虽然烟落到了晓梅的手中，可他如此夸张的动作也让晓梅吃了一惊。

鲁军虽然并不太年轻，但他身体较胖，这一灵巧无比的动作与他的身体并不相称。尤其是他脸色突变，仿佛是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飘上了一朵乌云。

“怎么了？我是不想让你抽烟，抽烟危害健康！”傅晓梅急忙解释。

鲁军也觉得有些失态，他悻悻地一笑说：“傅小姐动作太快，吓了我一跳。”

这一来，二人都觉得事起突然，于是，他们莫名地笑了起来。

重新坐好，服务员如旋风般迅速地端上傅晓梅要的西点和啤酒。傅晓梅启齿一笑，一条直线的嘴成了个月牙。她举起啤酒对着鲁军说道：“哥们，你有这么好的轻功真是深藏不露啊！看起来，你这个人还是真不好琢磨呢！”

本来端着啤酒要与她对喝的鲁军听到这句话，脸上又飘来一朵乌云。刚才那朵云还没散，这朵云又来，一时间，脸色就不好看了。加上他对傅晓梅的话避而不答，仅仅是轻轻一碰就喝起啤酒。傅晓梅也是心中不爽，二人之间轻松的气氛像面前的冰雪三明治，顷刻间有了夹层。

晓梅是不喜欢夹层的人，她再一次追问：“怎么，鲁总还保守？小妹无非是想讨教一下。”

傅晓梅的话不仅是玩笑，她虽然是一个记者，但喜欢游泳、爬山，还喜欢击剑，基本上是个体育迷。因此，她的身材也是绝对的一流。美丽的容貌，迷人的身材也使她眼高过顶，无数的追求者被她甩到身后，她相中了面前这相貌平平的鲁军。当然，有人会说，她看中了他的千万资产。然而，事情并不尽然。

与连大市隔海相望的长山岛在一次海啸中受灾十分严重，傅晓梅作为记者登岛采访，她第一个就遇到了这位“大南国”的董事长。

那时的鲁军，浑身沾满了泥点，挽着袖子，肩上背一个挎兜。他什么也不说，就是从兜子里掏出一沓沓的钞票，不间断地发给受灾的人。谁也不用，直接面对，不用感谢，也不分老幼。这样脚踏实地的慈善家，刚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傅晓梅只是听说过，身临其境亲自遇上却是第一遭。她激动得要命，立刻手拿录音机走上前去：“先生请问，你贵姓？你是哪儿的？谈一谈你的想法好吗？”

一连串的问题抛过，可一直等她激动的心情平复她也没得到回答。仔细看过，那人已经没了踪影。傅晓梅是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，鲁军的态度绝对刺激了她，她疯了般踏遍全岛终于抓到了鲁军。这一次，她一反常态像鲁军一样什么也不说，就是紧紧地跟住他。

终于，鲁军先开口：“小姐，我不喜欢你！”

这话对傅晓梅又是一个刺激，她粲然一笑，贝齿闪亮：“先生我不需要你喜欢，但我喜欢你。”

这话说得鲁军终于也是启齿一笑，傅晓梅借此机会伸出手去说：“自我介绍，小小新闻实习生，最大的苦恼就是找不到新闻素材，最经常的悲哀就是挨领导训斥，最难过的伤心就是紧追酷哥，却被酷哥屡屡不理。”

一番话说过，鲁军停住了脚步自然地握住她的手并认真地打量起眼前的女记者。

真没办法，这“美”虽然不是力量却比力量更强大。鲁军被傅晓梅擒住了，确切地说是被她的美丽所吸引，一双腿已经离不开她了。

于是，女记者知道了这位执意在发钞票的慈善家是连大市“大南国海鲜城”的现任老板。但在更进一步的深谈中，鲁军郑重声明：“你要是采访我，我们就从此不认识。”

傅晓梅从他深沉的瞳仁里读懂了他这不是信口开河，于是，傅晓梅只好无奈地说道：“可以，但你要答应我，回到市里请我喝茶。”

“君子协定！”

“朋友之约！”

干脆得很，两个人像在心头点亮了一盏灯，互相都看透了对方的心。

后来，二人又都有了新的发现，那就是他们都是单身。于是，友谊就长上了翅膀，沿着自由的空间飞翔了。

没想到的是，傅晓梅的第二次问话传过去好久，鲁军举了一下黑色的啤酒杯说：“晓梅，我们不谈这个好吗？”

又一次遇阻，而且，晓梅在鲁军的瞳仁里再一次读懂他仍然不是信口开河。可不同的

# 逃犯

是，这让晓梅心中升起了不满，小题大做了吧？即使你鲁军真会什么轻功，我也未见得起来跟你学艺？

晓梅这女孩虽然是心高气傲，可是鲁军毕竟是她心爱之人，爱情之火将她在鲁军面前炼成了一个小女人。她有些委屈地说道：“人家就是一说，你何必当真？要学轻功也轮不到你，少林、武当随便找一个也比你强百倍。”

晓梅说话如刀，可这刀子切到鲁军心里一点也不痛，反而他感觉到的是那把刀子带来的快感。他伸手在晓梅撅起的小嘴上刮了一下说：“好了，我的大小姐，我是叫你吓得，我哪儿有什么轻功？”

一句玩笑，二人之间轻松的气氛重新归来，他们手中的黑啤轻轻一碰发出“当”的一声脆响。四目相视，他们又笑了。

晓梅是丹凤眼，闪亮的眸子和她的人一样坦荡、真诚，一尘不染。如果说是湖，那绝对是风平浪静的湖。鲁军是男人的锐目，极有亮度的锐目。可这亮度经常会蒙上一层浓雾，因此，他的眸子天生深沉，深藏而不露。不过，四目相对的时候，那雾淡薄了许多，他是真心地喜欢这漂亮、大方，不遮不掩的现代女孩。

说是女孩，一点不为过。晓梅23岁，比他整整小了一句。

35岁的鲁军额角突出，小平头、立领装，嘴角微微深陷，腮上的两个酒窝使他看上去和善而沉稳。

他们相对而坐，频频举杯，傅晓梅一介女子喝起酒来也不逊男子汉。他们喝完一杯，晓梅一举手：“再来两杯黑啤酒！”

应声而来的服务小姐姗姗走过，怀里竟然捧了一束玫瑰。二人正在愕然之际，那小姐已经弯腰向傅晓梅说道：“小姐，这是11号桌上的男士送给你的。而且，他说，你们用完餐可以走，所有的账全部由他买单。”

晓梅接过那束鲜红的玫瑰，用诧异的眼光顺着服务小姐的指示看去。这时，餐饮大厅里已经是华灯齐放，一个穿着花衬衫的男子正向她招手。原来是他！释然的晓梅也向那里挥了一下手，继之报以莞尔一笑。

“啊、我的同学李方舟。”晓梅像解释也像自言自语地说道。

鲁军并没有对这束玫瑰感到多么不满，甚至，他连头都没有转过去。可是，他听到晓梅向他说出李方舟的名字时，他却情不自禁地反身站起向那个花衬衫看去。

没想到，在他们视力几乎是触手可及的位置上竟然是空荡荡的。那个花衬衫像个突然出现的幽灵，又突然消失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大厅里灯火辉煌，灯光下哪儿有秘密？更主要的，晓梅手中那束玫瑰仍然娇艳，仍然吐着芬芳。喜爱鲜花的晓梅已经将她的头深深地埋在花丛

中，拼命地吸吮那里的香气。

“晓梅，你说的是谁？”惊讶地鲁军返回身来向晓梅问道。

一时沉醉在花香再加上大厅里人声的嘈杂，她没有听到，整个脸埋在花丛里，一头长发如瀑布般垂下。纤纤玉手上面是盛开的红玫瑰，再上面是漆黑的秀发，这让鲁军突然升起一股莫名的烦恼，他转身走出了餐饮大厅。

等晓梅抬起头来，她惊讶地发现，她对面的餐椅上已经不是鲁军而是那个她称之为李方舟的同学。

## 2

走出“女神”酒店的鲁军深吸了一口气，仿佛要让这室外的空气冲走心头的烦恼。这烦恼是什么呢？好好的黑啤，好好的晓梅，哪儿来的烦恼呢？仔细想来，烦恼的来源还是那个叫李方舟的人。

他摆摆手，好像如此，那股烦恼和李方舟都可以挥之而去。然后，他头也不回地向台阶下他的奥德赛走去。

他喜欢晓梅，但这不等于他会接受晓梅。在两个人的交往中，鲁军从来都是我行我素，晓梅的好恶左右不了他的行踪，这不，突然之间他将晓梅扔在酒店里，本人扬长而去。热恋之中，竟然不考虑对方的感受，也就是鲁军、鲁大老板吧！

坐进他宽敞的商务型轿车里他启动了发动机，本田的发动机转动很轻，很均匀，像小雨轻轻地梦呓，这让他很自然地想起了他9岁的小儿子小雨。因此，他将变速杆推向前进位置，奥德赛融入五一大道的车流中时，他心中升起的第一个念头是回家。

他的家在“峰景西雅图”，名字非常好听的一个高档小区。其实，以鲁军的实力，他完全可以在“清云林海”之类的别墅区里弄它一幢可以观海的别墅。可是，他没有。他喜欢无数人聚在一起，又相互不认识的公寓楼。于是，他选择了这个既可以观海，园林化程度又很高的小区。当然，他的单元是238平的越层公寓，而且是16楼，蚊子都飞不上去的楼层，会让他自然而然生出一种安全感。

车子放到地下停车场，他乘坐电梯一直上了16楼。电梯里他接到了傅晓梅的电话：“鲁哥，你怎么了？”

傅晓梅的电话带着哭腔，这让鲁军一时无言，他是有一点过分。无非是她的一個同学送了一束玫瑰，完全可以解释为同学之间的友谊。何况，他和傅晓梅能不能结婚还不一定呢！一个比女孩大12岁的男人应该有点胸怀。想到这里，鲁军很惭愧地说道：“对不起啊，晓

# 逃犯

梅！小雨的老师呼我，说他在学校里惹了点祸，我一着急就跑学校里来了。真的对不起，改日我请客。”

鲁军一连串的道歉，晓梅似乎好过了些。电话里可以感觉到她的情绪平静了许多，她说道：“鲁哥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李方舟是我大学里的一个同学，我们之间就是同学间普通的友谊，真的没什么。”

“不、不，真的是小雨老师找我。这孩子淘气，将同学的眼睛打坏了。你别多想，要不，一会处理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。”

鲁军一再地解释终于让晓梅释然，她就是这么一个姑娘，胸无芥蒂。听到鲁军并不是因为李方舟的原因，她也轻松了不少，她说道：“需不需要我帮忙，需要的话我就过去。”

“不用、不用！有我在就可以了。处理完我就给你打电话，你放心。”

终于，放下电话，鲁军也走出了电梯。其实，他的突然出走绝对是李方舟的原因，可鲁军不能说，他也不想说。无非是撒一个谎，安抚好晓梅也就罢了。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是不能说的，必须牢牢地放在心头，谁也不能让她知道。词典上有“秘密”就因为人生有“秘密”，李方舟就是鲁军心头的秘密。

安抚好了傅晓梅，鲁军的心头似乎也好过了些。这个真诚而坦率的姑娘是个80后，无所顾忌又敢说敢爱。多少次，鲁军能感到在她的面前就是“过电”。不但是她俏皮而波光涟漪的眼神使他手足无所措，她锋利如刃的语言，体贴入微的关怀，还有她炽热如火的情感都使鲁军死水微澜似的心湖，常常卷起狂风巨浪。

他曾经暗地里发过誓：此生不找对象。

因此，他的家里只有保姆，而小雨是他在长山那次海啸过后收养的孤儿。但是，他现在绝对抵挡不了晓梅的攻击。

穿过走廊，掏出钥匙，打开他的单元门。“嗖”的一声，一个漂亮的黄毛大犬迎面扑来。真漂亮啊，金黄的色泽，长长的嘴巴，充满灵性的眼睛。

“溜溜”！鲁军开心地叫了一声，双手抱住那条黄毛大犬交头接耳的亲热起来。只有这个时候，他瞳仁里的雾气才全部散去，眸子里精光四射全是欢快的光泽。立刻，脱掉鞋的鲁军和那条犬很快在地板上滚了起来，一人一犬发出快乐的叫声。

这是他的挚爱，一条纯种的导盲犬，也叫“金毛寻回犬”。

保姆刘妈从厨房走出，笑着说：“军子，那么大的老总，闹一回就行了。今天小雪还过来和它练了半天，那孩子欢喜得不得了。”

看得出来，保姆和他的关系很好，竟然叫他“军子”。鲁军也似乎理所当然，他翻起身拍拍“溜溜”，手指沙发，口中说：“去！”

那条黄毛大狗立刻窜到沙发上卧好，一对蓝宝石般的眼睛继续看着鲁军。

鲁军问道：“小雨接回来了吗？”

语音刚落，小雨从他的卧室里跑出。他一手拿支铅笔，一手拿着一个本子，天真地对鲁军说：“爸，坏字怎么写？”

鲁军稍一迟疑拿起那支铅笔在他的本子上写了一个“坏”字，然后，他摸着小雨的脑袋说：“去吧！多写几遍。”

看小雨满意地走回他的卧室，鲁军和刘妈说道：“小雪来了？她妈妈呢？”

“一起来的，娘俩都很感谢你。那不，还带来一条中华烟。”刘妈指了一下餐桌上，餐桌上果然放着一条中华烟。

鲁军说道：“这么客气！他们现在不比从前，告诉她们再不要买。我是真心地想帮她们，只要完成最后的训练课目就将溜溜送给她们。”

刘妈笑了，她说：“军子的心真好！但我不信你能舍得，溜溜和小雨差不多都成了你的命根了。”

“不，她们更不容易。再说，我也会经常去看它的。”

“就是，听说这个闻家原来很富的，遭了难说完就完了，真是富不过三代。现在，她们那幢楼又成了鬼楼，房价再高也没人敢要，娘俩也是够苦的。”

刘妈话说到这里，鲁军的脸色很难看了。如果说晓梅曾经让他的脸上飘过乌云，那么，刘妈的话使他的脸上乌云密布了。

刘妈在他这儿多年，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言。她急忙说道：“你没吃饭吧？我和小雨都吃过了，我给你热去。”

鲁军下意识地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刘妈忙去了，他还茫然地立在客厅里。还是懂事的“溜溜”，轻轻地跳下沙发，轻轻地走到他的跟前。用长长的舌头轻轻地舔他的手，还不时地用脑袋撞他的腿，嗓子里发出一种低沉的声音。这声音属于“溜溜”，很特殊的低音。这声音唤醒了鲁军，让他从潜意识中清醒过来。他拼命地甩甩头，然后坐在了地上，一只手揽过“溜溜”，脸贴在了它毛茸茸的长脸上。

这一次，他没有和这只狗疯，而是静静地贴住它的脸与它相偎。“溜溜”一动不动，好像它知道主人的心情，身体也向他倾斜，毛茸茸的脸也慢慢地移过来蹭他的脸。痒痒的，热热的仿佛蹭在他的心里。这使鲁军有些感动，他竟然在“溜溜”的毛脸上亲了一口。

突然，他腰间的手机响了，傅晓梅的声音：“怎么样了，小雨有没有事？”

鲁军急忙推开“溜溜”，慌忙说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，我把他送家里了。刚到家、刚到家。”

听到如此说，晓梅不依不饶地说道：“好啊，你到家了，我可是没吃饭呢！我到你家蹭

# 逃犯

饭去。”

鲁军一笑说：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我在你家不远，南沱海滨。”

“好，你稍等，十分钟后到。”

他不管刘妈已经端上桌的饭菜，招呼了一声就开门下楼。乘坐电梯可以一直下到地下车库，他的车停在D区16号位。他喜欢6，因此，他的楼是16层，而他的爱犬也叫“溜溜（66）”。也许，这里有某种隐意，可现实中人要是想“溜”却不容易。这不，他刚溜回家就叫傅晓梅再一次调出。决心归决心，誓言归誓言，在傅晓梅这样的女孩面前，只要她一开口立刻就成了白纸一张。

因此，自从见到傅晓梅的时刻起，他今生不找对象的誓言就飞到爪哇国去了。当然，恼怒起来是另外一回事。

现在他不恼怒，平复过来的鲁军非常理智小心谨慎地驾驶他的奥德赛驶向和平大路，这条大路的尽头就是南沱海滨。

这个时段是南沱的黄金时段，为什么？因为那里有海滨浴场。此刻，肯定是游人如潮。因为太阳已经下山，阳光已经晒不到人们的肌肤，海水的温度和白天相差无几，正是洗海水浴的好时段。

鲁军的本田车里什么都有，泳衣、泳帽还有游泳圈。他打算和傅晓梅吃完南沱著名的黄泥鸽，然后，在海水里放松一下。

打算得不错，前面却堵车了。真是没办法，城市在现代化，汽车成了人们主要的代步工具。随之而来，交通的堵塞，废气的排放都成了问题。连大市连续地建了数座高架，可交通还是在紧张中，尤其是这样的黄金时段，更多的车辆是像赶场一样奔向海滨浴场。这样一来，塞车就再正常不过了。

鲁军打量了一下，这是和平大路的中段，前面的各种车辆已经排成了长龙。要想超越是绝对不可能的，长龙般的车队也没有挪动的意思。不一会儿，一辆保险公司的车辆闪着红灯挤向前去。很明显，前面有车辆肇事。这一来，勘查现场询问司机，什么时候能够通车就神仙难料了。

鲁军有些急，他发现一辆出租车在掉头。随之，那辆出租车拐向了一条巷道。鲁军知道，这些出租车司机都是地理通，他们肯定有越过这长龙般车队的路。于是，他也掉头紧随那辆出租车进入了巷道。

说是巷道，是相对于可以并排6车道的和平大路而言。其实其本身也是很宽的一条路，鲁军盯着前面出租车的灯光，庆幸自己可以不受排队之苦。

拐过一个弯，再走一段就要进入和平大路，也就是说距南沱海滨不远了。突然，鲁军的灯光里出现了一个孩子，那孩子一手拿个竹竿，一只手张着走到了巷道中间。鲁军急忙刹车，还好，巷道里的车没有什么速度，他没有撞着孩子。可孩子仍然是叫他心头一动，他拉开车门叫道：“小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那个叫小雪的女孩明显是个盲人，可越是盲人，她的其他器官更优于常人。小雪的耳朵异常敏感，她立刻叫道：“鲁叔叔，我在这儿！我的猫不见了。”

鲁军一抬头，他的心立刻一沉。原来，鬼使神差他竟然来到了“鬼楼”。

这所谓“鬼楼”，是南沱海滨别墅区中的一幢。从外形看，它和其他的别墅没有什么特殊的两样，可是十二年前的一桩血案使它名闻全市。从此，有人就给它冠以“鬼楼”的称呼。尽管它背山面海、气势恢宏，在人们对海景房趋之若鹜的年头它却什么价格也无人问津，只好由眼前的盲童小雪和她的寡母暂时居住在此。

鲁军同情这对母女，特意买了一头导盲犬，经过训练后他要送给小雪。听到小雪的话，鲁军借着灯光一看，路边果然蹲了一只波斯猫，漂亮的眼睛格外和善地看着他和小雪。

奇怪，鲁军轻轻地唤了它两声，那只猫竟然“喵喵”地叫着走到他的跟前。鲁军弯腰将小猫抱起，递给小雪。

小雪的母亲紧随其后也出现在黑暗中，看到鲁军她微笑着打招呼，鲁军正要回应，腰间的手机铃声响了。不用看，他就知道肯定是傅晓梅。

### 3

傅晓梅稍感吃惊，但她还是热情地说道：“哈，哥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李方舟是个非常标致的男生，灯光下他是绝对的师哥。漆黑的眉毛，闪亮的瞳仁，肤色比女生还要娇嫩。俗话说“一白遮百丑”，而李方舟不仅是白，他的皮肤竟然是奶油色，光洁而闪亮。黄种人当中，这种皮肤可说是绝无仅有。他微笑着，端起鲁军的啤酒喝了一口说道：“怎么样？老同学！我的玫瑰可是祝贺你的，祝贺你结识一个钻石王老五。”

傅晓梅并不生气，她调侃地说：“很高兴，我们学校最有女人缘的李方舟和我有同感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谢谢！”

傅晓梅这话不是白说的，李方舟的确是个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个男生，他是很多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不过，傅晓梅例外，她不喜欢奶油小生，尤其是李方舟这样的，凭借一副好看的皮囊，净往女生宿舍里钻的人。虽然如此，他们之间仍然有很好的关系，这当然是因为她们是连大市同乡的缘故。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，这种乡土之情，让他们每个寒暑假都会

# 逃犯

同车回连大。有时，也会互相捎个东西什么的。李方舟又是很会处事的那种男生，傅晓梅是个天不怕、地不怕的主儿，即使李方舟偶尔地玩笑一下，她也不在乎。因此，她们还算得上是同学中的朋友。

傅晓梅每次到他们家给他往学校捎东西，见到的只是他的妈妈，从来没见过他的爸爸。于是，有一次晓梅就问道：“方舟，你们家是女儿国啊？怎么只见阿姨不见叔叔呢？”

一句话，令李方舟脸色突变，竟然是扭头而去。傅晓梅弄了个一头雾水，她有些恼怒抢前一步拽住李方舟喝道：“站住！一句话要什么小脸子？”

没想到，从来是温和的李方舟使劲一挣，再一次甩掉了傅晓梅的纠缠。

偏偏这个傅晓梅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，她紧追不舍。李方舟实在是无奈，只好双手合在胸前讨饶说：“姑奶奶，我不知道，你要是愿意问就去问我妈。”

这一次，傅晓梅可不那么莽撞了。一旦有个第三者插足什么的，叫阿姨怎么能下得了台？女孩子精灵，她迂回曲折在另一个连大市的老乡处打听到了结果。那老乡很直接，他说：“傻瓜，你问一下你爸不就知道了？”

傅晓梅的精灵一下子唤醒了她的判断力，怪不得李方舟如此的讳莫如深。看来，他的父亲应该是嫌犯什么的，否则也用不着问她的爸爸。因为，她的爸爸是刑警队长。

于是，善于寻根问底的傅晓梅真就在暑假中缠上了爸爸。也许，后来她所以能当记者就是缘于她这一“天才素质”。

当时的傅志正是公安局副局长兼着刑警队长，仕途上算做是春风得意，每天脸上全是笑纹。可是，听到傅晓梅问到李方舟的爸爸李原海，他的脸上立刻变成铁板一块，激得傅晓梅马上说：“哟、老爸，我是你的女儿，我可不是你的犯人。”

傅志还是一本正经，严肃地说道：“晓梅，你是大学生了，天之骄子。不是以往任性的女孩子了，要懂事。公安是一个侦察部门，很多事不该问的不要问。”

“干吗呀，干吗呀？不就是个在逃的嫌疑犯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还能通风报信不成。你们当警察的都是那么敏感，好像全世界都是你们怀疑的对象。”傅晓梅可不怕他这个在她的面前色厉内荏的老爸，而且，她立刻读懂了傅志瞳仁里的光波，马上用她自己的解读直言相告。

真是没有办法，独养女儿也算是老傅的掌上明珠。何况，她又像块水晶般精灵剔透，一下子就猜到了事情的原委。

傅志只好融解了他铁板一样的脸，换了一种口气告诫：“晓梅，你和他的儿子李方舟是同学。有些事，你要尊重他的自尊心。你在我这儿怎么说都行，我就是不当刑警队长我也是你的老爸，我也不能拿你当什么犯人。”

此地无银三百两！晓梅几句话就在刑警队长的老爸嘴里弄到了情况，她不禁暗自得意于自己的聪明。

从那儿之后，说心里话，晓梅对李方舟就暗暗地有些疏远。毕竟是“道”不同不相于谋，虽然这“道”属于父辈，而心中的芥蒂是少不了的。因此，两个人的关系也就是保持了普通朋友的关系，一直到现在。据说，李方舟现在是某个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。也真难为他，毕业后，竟然通过了严格的司法考试拿下了律师证。

李方舟来到她的对面往那儿一坐，你别说，西装革履的还真有点法律工作者的意思。傅晓梅不打官司，可她在她头脑中对于律师没有什么好印象。一张铁嘴能把死人说活，能把有罪说成无罪，反正是乱糟糟胡说八道的那伙人。为了多找案源，即使无理取闹，他也说官司可打。无非是收了你的费，花了你的钱再说。至于官司胜负他根本不管。

你还别说，这个李方舟在东北大学同届的学生中学识一般，可他的口才不错。有时，也会在学生大会上搞个演讲什么的。不管是多少人，他一点也不慌，常有口若悬河之感。

现在，面对一个傅晓梅他更是轻松地侃道：“傅小姐，人生就如股市的K线，起起、伏伏，沉浮莫定。今日之钻石可能是明日之顽石，而今日之顽石也可能是他日之美玉。傅小姐才高八斗，东北大学研究生毕业，现掌六百万人口的连大市之喉舌，可别慧眼无珠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尤其对于女人而言，婚姻是她的全部，一旦失败将会是她人生最凄惨的结局。”

听到此，傅晓梅微微一笑说道：“看来李先生对股票对婚姻都很有研究，谢谢你的提醒。晓梅虽然初涉人生，但正直与善良还是懂的，好人坏人还是能分清的。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对于婚姻肯定会有他的责任感，我的眼珠还在，而且还很亮。不过，李先生最近如何？听说不但官司打得好，证券交易也很有收获？”

机灵的傅晓梅话锋一转，像女子排球的队员，一个斜吊将球击向了李方舟的空当。

李方舟显得不慌不忙，他先点起一棵烟，并且向空中吐出了一个飘忽忽的圆圈。然后，他手一摇说道：“谈不到什么收获，确切地说是斩获。抓住一只大牛就是七个涨停，你说我能有多少收获？一个男人，有了事业就有了一切，比如你的钻石王老五，如果没有他的大南国，能得到你这位现代佳丽的芳心吗？”

李方舟也算得上是镇静自若，无非一个迟疑，就将那个球就救了上来，并且又击回给傅晓梅。

傅晓梅也不是轻易饶人的，她呷了一口啤酒说道：“李方舟，常言道，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我傅晓梅是个拜金女呗！我告诉你，没有不喜欢钱的，俗人如我也是一样。但是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，可钱绝对不是万能的。鲁军不仅是有钱，但他更会急人所难地花钱，这是他黄金一样可贵的本性。有很多事，你不懂。正因为你不懂，我可

# 逃犯

以原谅你的无知。”

傅晓梅伶牙俐齿，换上一个人早就败下阵来了，可李方舟不同，他大有不依不饶之势。烟盒一扔，两条蓝色的烟柱从他的鼻孔中如二龙吐珠般喷出。

“晓梅，咱们是老同学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在我的校院里谁不知道才女傅晓梅视金钱如粪土？但是，一个人的善良决不仅仅存在于表象，你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吗？据我所知，全世界的慈善家们，很多也是另有所图。”

李方舟的唠唠叨叨，终于惹恼了傅晓梅，她双眼圆睁对着李方舟说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你是存心来给我添堵的是吧！你还是关心关心你的老妈吧！一个女人没有男人的日子不好过，尤其是吉凶难知的日子。”

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，像傅晓梅挥起一把带血的利刃直刺李方舟的胸膛。

李方舟仍然不恼，他还是悠闲地喷着烟圈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没有那么严重吧？什么叫吉凶难知？大概你是受了你老爸的影响吧？放心，我的爸爸会回来的，他是冤枉的。行了，话说得太远。我没有什么恶意，好听的不好听的都是老同学的忠告，唯一的愿望还是祝你幸福。”

话说到这里，李方舟突然站起，他向傅晓梅打了一个响指说：“再见，祝你在‘女神’渡过一个美好愉快的夜晚。”

李方舟的出现和他的消失同样无声无息，可是，怒火平息后的傅晓梅还是觉出李方舟话里有话，什么冤枉的？潜逃十二年还冤枉？傅晓梅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可她最在意的是鲁军不在。她打起了电话，鲁军的解释让傅晓梅心中感到安慰。长时间的接触晓梅知道小雨在鲁军心中的位置，这个他在海啸之后收养的孤儿，鲁军给他的是强烈的父爱。有的时候，鲁军海鲜城的生意忙碌，刘妈又休假的时候，傅晓梅替他接过小雨。说起来，这么大的男孩不接也罢。不过，现在的家长几乎是全体一致，每到放学时，学校的门口是最挤的路段。各种车辆排满了校门前，每每使交警必须在校门口加上一道岗。

鲁军是风雨不误，他认为：小雨比其他的儿童更需要家长的接送。失去双亲的孩子不能让他失落，甚至是应该有比其他孩子更好的待遇。因此，除了定时接送外，鲁军给小雨准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，包括他的耐克小运动鞋。

晓梅对这一切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，在晓梅的心目中，能够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如此关爱，鲁军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。因此，要说晓梅看中了鲁军如日中天的事业，倒不如说晓梅看中了鲁军的人品。当李方舟信口开河时，晓梅不禁恼怒，要不是李方舟是她多年的同学，她真会翻脸不认人。当然她的当面对相也是够人受的，也就是李方舟可以不为所动。傅晓梅突然觉得，她这个老同学法律不知玩得怎么样，但却增加了不少的城府。如此刺激的言语竟然没有刺倒他，傅晓梅心中有些懊悔，何必让人难堪呢？毕竟李方舟调侃一下也算不上